

夏天敏文集

随水而去

SUI SHUI ER QU

中短篇小说卷

夏天敏 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夏天敏文集

随水而去

SUI SHUI ER QU

中短篇小说卷

夏天敏 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随水而去 / 夏天敏著. —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7.4

(夏天敏文集. 中短篇小说卷)

ISBN 978-7-222-15992-1

I. ①随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6663号

责任编辑: 苏映华 姚实名 李 爽

装帧设计: 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校对: 文艺蓓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随水而去

夏天敏 著

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邮编 650034

网址 www.ynpph.com.cn

E-mail ynrms@sina.com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 23

字数 350千

版次 201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书号 ISBN 978-7-222-15992-1

定价 50.00元

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

审校部电话: 0871-64164626 出版部电话: 0871-64191534



夏天敏，中国作协会员，云南省作协副主席，昭通市作协主席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，曾在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两百余万字，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《名作欣赏》《中国中篇小说精选》《2001年中篇小说精品集》《中国30年改革精品集》《鲁迅文学奖作品集》《新世纪获奖小说精品大系》《小说月报获奖作品集》等书刊选载。获第四届云南省政府文学一等奖，2001年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总冠军，首届梁斌文学奖一等奖，《人民文学》“爱与和平”中篇小说一等奖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，首届绽放文学艺术成就奖。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好大一对羊》在法国、美国、加拿大分别获奖，同名电视剧获“飞天奖”“金鹰奖”。长篇小说《极地边城》获中国作家“剑门关”文学奖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极地边城》《两个女人的古镇》及散文集、中短篇小说集共12本文学专辑。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、韩文版在国外发行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乡村雕塑	001
随水而去	037
断头桥	071
你问我，我问谁	109
只有一个好人的村庄	155
四爷收徒	193
村 歌	211
手机被盗	259
左手右手	303
乞 吻	319
杯 子	345

乡村雕塑

XIANGCUN DIAOSU

—

酒米乡要搞光屁股、大奶奶、精吊吊，一根纱也没有的女妖精塑像的消息，瘟疫一样在乡场上传播。街头大水洼周围的人家反映最强烈，呸，日他妈，哪个龟儿杂种敢将它塑在老子门前，老子几板锄不将它敲掉老子就不是人养的。一个壮得牛样的汉子说。你不要恁个说嘛，真的塑起来你狗日怕一天到晚看不够，恨不得将你狗日的那玩意变成撬杆，爬上去过瘾哩。另一个汉子打趣，放你妈的屁，你龟儿只晓得干事，就不晓得晦气。我家的鸡瘟了，牛跌膘，马滚岩，娃娃考不起中学哪个负责？壮汉的婆娘气哼哼地说。哪个负责？有人负责，哪个塑的找哪个负责，你慌个尿，反正总有人背起。

那天，钟凯刚从山里的水库工地回来，还没走到乡政府，就遇到乡文书小赵。小赵小跑过来，神秘兮兮地附着他的耳朵，钟书记，有个漂亮得很的女人在乡政府等你。已经来了两天了，问有啥事也不说，就说找你有事。钟凯心里咯噔一下，林娜，肯定是林娜，她的疯劲儿又上来了。钟凯加快了步伐，走了几步，又稳沉下来，不急不慢地走。才到乡政府门口，乡长老吴神情怪怪的，回来啦？咋才回来，害人家久等。钟凯问害谁久等了？有啥事回来再说嘛。老吴眨眨有些泛红的眼，诡谲地笑笑，就走了。

前段时间，酒米乡的乡党委书记钟凯进城去办事，从县政府出来，遇到了林娜。两人好些年没见过面了，过去曾经很热烈地恋爱过，当然很激动。但他们没有大呼小叫，更没有老远就跑过来像老外样拥抱，连手也没有握。但脸上还是有了丰富的变化，林娜的脸微微地涨红了，眼睛有些闪烁，定定地看了看钟凯。这些年，还好么？钟凯眼睛看着脚上的翻帮皮鞋，咋说呢，还好。于是就无话。此时正是下班时分，县政府的人看见钟凯和一个靓丽得

出奇的女人站在一起，少不得就要多看几眼。钟凯觉得背上印上了重重叠叠的眼睛，抖一抖，就可以扫一撮箕。身上就燥热，就不自在起来。林娜看出了他的窘态，说到你家看看吧，欢迎么？钟凯想想回去正是下班时分，妻子要忙做饭，他两在客厅不尴不尬地坐着，也不好说话。就说你还没吃饭吧，我请你。林娜也不客气，两人就去了一个清洁的饭店，要了菜和啤酒，慢慢吃起来。

林娜知道钟凯到乡下去奔前程了，林娜也不说好也不说坏。人么，各有志向，不管搞什么事，搞好就好。当林娜听钟凯说脱了几层皮，流了几多泪和汗，终于在大山深处的酒米乡修了一条新街时，林娜的眼睛一下亮了，一个奇妙的构想和一种神秘的感觉一下就震动了她的心。林娜是学艺术的，思维超乎寻常的活跃，她此刻想到的是在最闭塞、最落后的乡村搞个雕塑。如果能在乡村搞个雕塑，现代文明对古老、封闭、落后的乡村就会形成一种冲击。一触到艺术，林娜就像触到电，林娜就有些神经质。她为自己一闪念冒出的想法所震撼，她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在乡村塑一座雕塑的深远意义。对林娜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，钟凯暗暗好笑。林娜，林娜，你还是不食人间烟火呀。乡下到处破檐倒壁，正经连个像样的学校也没得。老师住在楼梯间，阴暗、潮湿得床脚都长苔藓了，你还搞雕塑呢？你以为这是灯红酒绿的都市？好不容易脱了几层皮修了这条街，搞个雕塑，不是讨千人吵讨万人嫌么？林娜讲得兴致勃勃，见钟凯沉思着没有反应，林娜有些不高兴。钟凯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想法不切实际？我的想法也许跟农村的实际是脱节的，我知道你在的那个乡是很贫穷很落后的，但正因为很贫穷很落后，我们才要做些有超前意识的事。

林娜这几句话倒真的触动了钟凯的神经。也不晓得啥原因，从去年起，上面提出了大建农村小集镇的指示。以市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。同时，钟凯正在愁没有哪一样能和别人相比。讲经济实力，顺河乡是坝区，出烤烟，人家连百多号搞“村建”的队员，每人都发一床丝棉被，你敢比吗？讲乡村集镇的洋气，城边的威远乡就有几个人在设计院，能比吗？如果搞一座现代气息浓郁的雕塑呢？钟凯心里突然热了一下，但他没有表露出来。他现在还

没摸清县里的态度，如果县里认为你是标新立异、不切实际，那就是脱了裤子放屁，费力不讨好了。再者，钱呢？

那天，林娜和钟凯没谈出啥结果。气氛不好，情绪就有些低落，两人情也没抒成，简单地问了下对方的情况，就快快道别了。

乡政府的招待所就在乡政府大院的后边，原是酒米乡一个大地主的府第。房子是很陈旧很破败的，但昔日的气派还在。钟凯走到咯咯吱吱响个不停的木楼上，林娜正在画那些雕花的镂空的门窗。林娜只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林娜说太美了，太美了，想不到这深山里还有这么精致而有特色的建筑。钟凯，这可是文物呀，你应该想办法保护好。啥狗屁文物，钟凯心里说，烂得不成样子了，就愁没钱重新修。钟凯又想，林娜来这里，怕是来收集创作素材的吧，这样就好，把人安排好，让她尽兴画吧。

说完那几句话，林娜就再也不讲一句话，自顾自地潜心画画。钟凯知道她的脾气，也不管她，脱了只胶鞋，垫在屁股底下，摸出烟来，自个儿尽着性子抽。

画完画，林娜才说起来吧，又让你等。两人来到林娜住的房间，林娜随手将门关上。钟凯坐了几分钟，解开领子扇风，太闷了，太闷了，说着去将门开开。林娜说开就开吧，我还不晓得你的心思，钟凯脸红了一下。

钟凯，你走这两天，我认真考察了你们新修的这条街。说出来你可能会伤心，这叫什么街呀，整个水泥修的窝棚。你晓得建筑是什么？是凝固的诗、流淌的旋律呀！你这条街有什么？全是火柴盒墩墩，直线条，整整齐齐的直线条，灰蒙蒙的看得人心烦。你们乡场上的老街还有特色，有过街楼，有栅栏，有回环，有曲折，你呀，枉自还读过大学。钟凯听了不舒服，林娜，你是没生过娃娃认不得……话才到嘴边，钟凯赶紧打住了。他下乡后不知不觉讲惯粗话，眼前是林娜啊。你不晓得，在乡下做一点事多难，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几半来用。钟凯，还有补救办法，你这条街的街头是洼塘，多宽阔呀！宽阔就好，宽阔就好设计。酒米乡周围全是大山，山上郁郁葱葱，屏障似的充满诗情、充满画意。酒米乡背后是酒米河，绿树婆娑，蜿蜒而来，蜿蜒而去，充满动感，打破了街道的僵硬，增加了乡场的灵动。这是多么美的画面，青山、河流、

绿树、雕塑，一切都置于大自然的背景下，是一幅原生态的没有人工雕琢痕迹的绝妙画面呀！

一谈到艺术，林娜就变了个人。狂热而执拗。钟凯不便打断她的话，从内心里讲钟凯对她说的是认同的。毕竟受过大学教育，受过艺术熏陶。但林娜毕竟是林娜，她生活在纯粹的艺术世界里，而自己则生活在实实在在的世俗生活里。一个乡的党委书记，活法就大不一样了。钟凯说钱呢？我这个乡穷得扁毛都……不，穷得连教师的工资都开不出来呢。我晓得你会说钱，钟凯，我学一回雷锋，纯粹义务帮你设计，帮你塑造。得了吧，那要多少钱呢？钟凯试探地问。总体上不得少于20万元。20万？林娜，你不是故意考验我的精神承受能力吧。你不怕我精神崩溃么？谁考验你了，钟凯，你不要装疯卖傻了。林娜明显地不高兴了，扭过头不讲话。气氛就有些不好了，钟凯觉得和林娜难得谈在一起，也有些不高兴，索性就不讲话。

沉默了一会，林娜说钟凯，我搞了这些年的雕塑，总算有了些名气，但还没有一件自己满意的作品。这次在酒米乡的这座雕塑，可能会是我最好的作品。对于你呢，你想想看，在一个连县城都没有一座雕塑的地方，在贫困、边远、闭塞的山区搞一座雕塑，那种影响你想过没有？那比你搞几条街的影响还大呢。现在什么都讲人有我有，人无我有，别人没搞的你搞了，到时新闻媒体一炒作……内里的道理你比我懂得多……钟凯吃惊了，林娜并不是只会搞艺术的人，现在的人呐，都精着呢。钟凯，林娜又说，县委孙书记是我一个最要好的同学的表哥，你知道他也是大学出身，思想新着呢。前几天他请我吃饭，我和他谈了这个构想，他挺赞赏，说立意不错，在乡村率先搞雕塑，是个创举呀。我告诉他这是你的主意，他说这小钟，看不出来呀，挺有创新意识的。

钟凯心里热乎乎的，眼睛有些潮湿。毕竟和自己有过那么一段恋情，林娜处处总为自己着想呢。钟凯激动起来，林娜，你真好，怎么谢谢你呢。林娜的脸一下绯红，眼睛射出热辣辣的光，扑过来，在钟凯脸上热辣辣地吻了一下。钟凯被撩拨得浑身热血沸腾起来，他伸手要去抱林娜，林娜灵巧地躲开了，用一个手指对着嘴嘘了一声，又指指敞开的门，钟凯的热血大海退潮

般消逝了，沮丧地坐下。

二

乡长老吴听钟凯要搞屎啥雕塑，而且要一大笔钱，老吴老大不高兴。雕塑、雕塑，啥屎的雕塑。老吴想打土改起，经过自己的手推翻的雕塑还少么？乡政府背后的鸡公山上，那庙才叫雄势哟，里面的雕塑听说是四川最出名的匠人经过几十年的工夫，辣子面都吃掉几十箩才塑成的。远远近近上百里的人都要来朝拜，人多时山上庙里住满，乡场大小客店住满不说，家家都有人来投宿呢。去年还有省上的专家来考察，对着那些残留的雕塑座子，说是难得的雕塑艺术，毁了可惜了。在乡上开座谈会时，那些白发苍苍的专家既遗憾又愤怒，说以后我们再不能做这样的蠢事了，毁塑像，是愚昧、野蛮、无知的行为，是遭千人骂万人恨的千古罪人！老吴听得一身大汗淋漓，额上、脸上青筋暴起，脸臊得通红，但又奈何不得。让他们当着和尚骂秃子，还要装作心甘情愿的样子等着骂。一个会开下来，老吴一身的汗将衬衣全濡湿了。但散会时，老吴笑眯乐和地和省上的专家握手，说了许多感激的话，执意留他们吃饭，还执意将他们送出乡政府老远、老远……

老吴在心里说，妈的，土改时，老子当儿童团的团长，一根绳子就放翻多少塑像，哪个龟儿敢出来说一句话。1958年，老子当民兵营长，几天工夫将鸡公山庙里的几十尊塑像全放翻了，哪个狗日的又敢放个屁。现在倒好，让人家当着面骂你，你还得陪着笑脸挨骂。真是山不转水转，水不转人转。真扯他妈的鸡巴蛋。

钟凯召开会议，研究酒米乡搞雕塑的事。老吴闷着头咂烟，众人都不吭气，会场气氛就沉闷了。钟凯耐着性子环视大家，叫老吴谈意见。老吴把一支烟咂光，用脚细细碾了，说搞雕塑好是好，我是出水就见两腿泥的庄稼汉子，

不懂雕塑。但钟书记讲得是有道理的，凡事都要有超前意识，要有创新精神。全县没有哪里搞，我们搞了，我们就领先了。雕塑搞好了，是我们全乡的荣誉，县里不是年底要开农村小集镇建设的现场会么？我支持钟书记的想法，争取全县小集镇的现场会能在酒米乡召开。

老吴和钟凯明里暗里斗了一年，老吴这乡长干了有年头了。老吴只要一摸到随时发疼的腰和得了严重风湿关节炎的脚，老吴心里就不平。钟凯不就是有个大学本本么，几年就蹿成党委书记了。自己从儿童团干起，五十多岁了还是鸡巴乡长。钟凯要搞啥雕塑，让他去瞎整。整好了，升上去了也腾出位置；整不好，弄砸了有他兜着。出了事也好收拾。

老吴散会后顺着果园里的小道回家去。他轻手轻脚地走着，突然看见树荫下有两个人抱着在干事，老吴最忌这事，连连在地上吐了几泡口水，厉声喝道，哪个狗日的发情也不找个地方，这点是你们骚情的地方么？老子的苹果明年不挂果，你狗日的得全搂着。老吴一喝，那对人影倏地分开了，女的朝别处一头跑了，男的迎上来，说乡长嚷啥呢，是我，你大兄弟明海。老吴脸上仍是一脸霜。钱明海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婆娘明的暗的好几个还不够你日，你要日到别处日，不要弄脏了我的果园。钱明海笑嘻嘻地笑，大哥、大哥，你别嚷了好不好。我正来找你，遇到这个小骚货，就……得了得了，明年你苹果挂不挂果我全搂着，好了么。老吴不再嚷了，老吴说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啥事？钱明海说还不是修中学的事，主要是钟凯狗日的横扛着，难承包到手呀。老吴说不要在这里瞎扯，到家里去吧。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，边走钱明海还没忘记四处张望。

搞雕塑的事既然定了，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款子了。钟凯按照林娜的意见，先去找县委孙书记，每次去了都不在。钟凯在县委办公室和几个小秘书打哈哈、讲笑话，人家实在忙了，他就找张报纸泡时间。这样等了几次也找不到孙书记。钟凯急了，乡里还有一大摊事呢，这样耗着也不是办法。他一急就想屙尿，下楼到厕所，见孙书记正在蹲坑，也不好多讲什么，打个招呼就出来。出来钟凯就高兴了，总算遇到孙书记了，遇到就好，他屙多长时间总有屙完的时候，于是就候在厕所不远的地方。天气热，还算有风，只是风吹来的味儿很不是

味儿，直熏人的鼻腔，把人熏得发恶心。钟凯想换个地方，但又怕看不清进出的人，一不小心就让孙书记溜了，岂不白臭了一回。

孙书记蹲厕所的功夫和他做报告的功夫一样的好，钟凯也不晓得等了多长时间，总算见他出来了。钟凯几步蹦过去，堵住了孙书记，将报告拿给他。孙书记说我以为你走了呢，小钟，你就为这事来找我？钟凯连连点头。孙书记说这个创意倒是好，我对你那儿搞雕塑是支持的，但你晓得，钱是政府管的，你还得找县长才行。钟凯说政府管钱，县委管人，孙书记的威信我们知道，你说句话写个批示，比我们蹬着四脚跑上十天半月有效多了。孙书记哈哈大笑起来，小钟，你还挺会讲话的呀。这样吧，报告我不拿，也不写批示，你先送县长，等县长拿到报告后我再说话。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

报告几经转折，送到县长那儿就没有下文了。钟凯等不得，就下乡去了。一下乡钟凯就东出西进、钻沟进村，忙完这样忙那样，对搞雕塑的事也就渐渐有些淡漠了。钟凯回到乡上，接到林娜的电话，问他搞雕塑的事搞得如何了。钟凯没好气，什么搞得如何了，我跑得脚底板翻天，直到现在还没有一句答复呢。林娜在电话那头说你灰心了是不是，你这人做事就是没韧劲。告诉你，我一时回不了省城，县里请我做县城发展的规划，我是你们的城建顾问呢。款子的事，你要不来算了，等我试试看。你不要试了，我这儿事多，压得喘不过气，这雕塑不搞也罢了。我担心，在乡下搞雕塑总要出事……你……林娜愤然，钟凯，你真是扶不起来的猪大肠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我算看透了你。

钟凯确实有些想打退堂鼓了。酒米乡要搞雕塑，红不见黑不见，一分半厘没影子，就到处传着钟凯要用巨款塑像，为自己树碑立传了。啧啧，听说要20万，有这钱，起码可以将我们这破庙补一补，省得到处通花照亮，外面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了。一个教师愤愤然。另一个教师说你那算什么！我们学校穷得连电线也扯不起，楼梯扶手断了也无钱修，前天刘晓虹夜里起来解手，从走廊上跌下来，脑震荡，脚也断了，差点没命了呢。几个离退休的老干部闻讯赶到乡政府，堵住钟凯。小钟，我们的医药费几年没报了吧，老牛老马卧了槽也得给把干草吧，不要卸磨杀驴，苦不动了就望着我们病死。钟凯连连解释，哪能呢，只要有钱，咋个都要先保证老同志的医疗费。你们要不放

心，先将我的工资领去垫上。小钟，你这是变着花样骂我们呢，我们是叫花子？向你讨口化缘来了。医药费是共产党给的，不是哪个施舍的。不、不，你老别生气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不是这意思是啥意思，有几十万搞啥雕塑，就没有钱报我们的医药费？活得还不如塑着的。

晚上，钟凯躺在被窝里想，这雕塑怕真的搞不得。不要说没有钱，就是真的有了钱，酒米乡恁个穷，到处是筛子眼眼，补哪儿也不是。再说，打着赤脚、系着草绳，系根金利来领带也不协调。搞个雕塑，怕还没搞成，就到处一片骂声了。县长不批钱也罢了，就驴下坡，不搞了。

钟凯和老吴讲了自己的心思，老吴说这怕要不得，正儿八经开会研究过的呢。说搞也是你，说不搞也是你，让人家咋说。钟凯心烦，说管人家咋说，明摆起的嘛，钱在哪里呢？我又不会抢银行，又不会造票子……

水库工地事紧，钟凯又到水库工地去了。谁知从工地回来，他去乡办公室翻报纸。钟凯有个习惯，事情再忙，总要抽时间看看文件、看看报纸。钟凯看报是先看县报再看地区报，然后再看省和中央的。县里离得近，省里、中央离得远呀。谁知才拿起县报，钟凯的眼睛就瞪直了。县报的头版上赫然登着《拓宽视野、更新观念、酒米乡集镇建设有新招》。这篇文章描述了酒米乡新修的集镇街道，对发展乡村经济如何如何起到了推动作用，接着又说令人十分欣喜的是，乡长吴正德向记者介绍了酒米乡即将率先在全县搞雕塑。这座雕塑对于全县农村集镇来讲是第一家，它是酒米乡党委、政府展开解放思想大讨论、开拓创新的结果。这个创意，已受到有关领导的关注和好评……钟凯看到这里，气得把报纸狠狠甩在地上，想想不解气，弯腰将报纸捡起来，几揉几搓成一团，甩出门去。钟凯气得坐在椅子上直喘粗气。老吴呀，老吴，你狗日的又给我下药了，你这药一下，我是想塑也得塑，不想塑也得塑。现在搞这雕塑，各种弊端，各种危难，各种阻力，都是和尚脑壳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。你狗日的也太损了，这报纸一登，就是一泡屎，也只得睁着眼吃了。又怨起林娜这女人，你发啥骚风，你好好画你的画，异想天开搞啥子乡村雕塑，你这是给我找麻烦，帮着别人挖陷阱，帮着别人设绊子。你呀，唉……

怨归怨，气归气，钟凯别无选择，只得硬着头皮搞这莫名其妙的乡村雕

塑了。到了这份上，钟凯知道只能以进为进，不能以退为退了，退下去，就成臭狗屎了。

钟凯才打主意进城去找林娜，林娜却兴冲冲地下乡来了。林娜穿着雪白的风衣，黑色的体型裤。头上戴着雪白的草帽，身材颇长，风姿绰约，一走进尘土飞扬、灰蒙蒙的乡场，就成为一道亮丽的移动的风景。一个乡街子的目光都被她吸引了，人们惊羨，人们交头接耳，小心地议论着，胆子大的，还跟着走了好一段路，过过眼睛的瘾。

钟凯将林娜安顿好了，问她下乡来干啥，有事打电话就行了。林娜说看你贼精精的，我们又没干啥见不得人的事，就是要干，用得着下乡来吗？林娜这样一说，倒把钟凯的脸弄红了。林娜打开随身带来的公文包，拿出一沓画稿来。钟凯，这是我最近整了好些天才画出来的画稿，这恐怕是我搞创作以来最好的构想、最好的设计了。林娜打开最大的那件画稿，画面上展现出来的是一组既具象又抽象的塑像。一群姿态各异、飞动轻盈的既像黑颈鹤又像人的动物，他们都有着洁白的羽翼，羽翼都优美地张着，扇动着流动的空气，奋力地飞翔；羽翼与羽翼之间，互相交错，互相依托，参差起伏，形成强大的阵容；她们的身子颇长而优美，婀娜多姿，每只鸟的身子都是最美的女子的身子；坚挺、浑圆的丰乳，使人想起像大地一般仁慈的养育芸芸众生的母亲的乳汁；灵动修长、随风拽动的双腿，浑圆、光洁，富有弹性的臀部，美得人神思遐想。钟凯看得出神，几年不见，林娜确实出息了。黑颈鹤是酒米乡最具盛名的禽类，它栖息在酒米乡最高的望云湖边，每年都有不少人包括外国的专家来考察。用黑颈鹤来作为这组雕塑的基本造型，是最具有地域特点和代表性的。

正看得入神，乡长老吴带着乡妇联主任刘桂花和妇女干部聂二翠进来了。老吴说钟书记，三八妇女节快来了，刘主任她们来找我商量活动的事。钱我可以给，但这事归党委管，我不能越权呀，就带她们来了。钟凯一看刘桂花她们眼神，就明白老吴的用意了。钟凯说这事开会已经议过，咋个搞、搞到什么规模也定了，还有啥商量的呢？边说边将林娜的设计图卷起来。刘桂花是农村中泼辣、直爽而又少脑子的女子。刘桂花说，咦，吴乡长，你不是